

西域屯垦经济与 新疆发展研究

张安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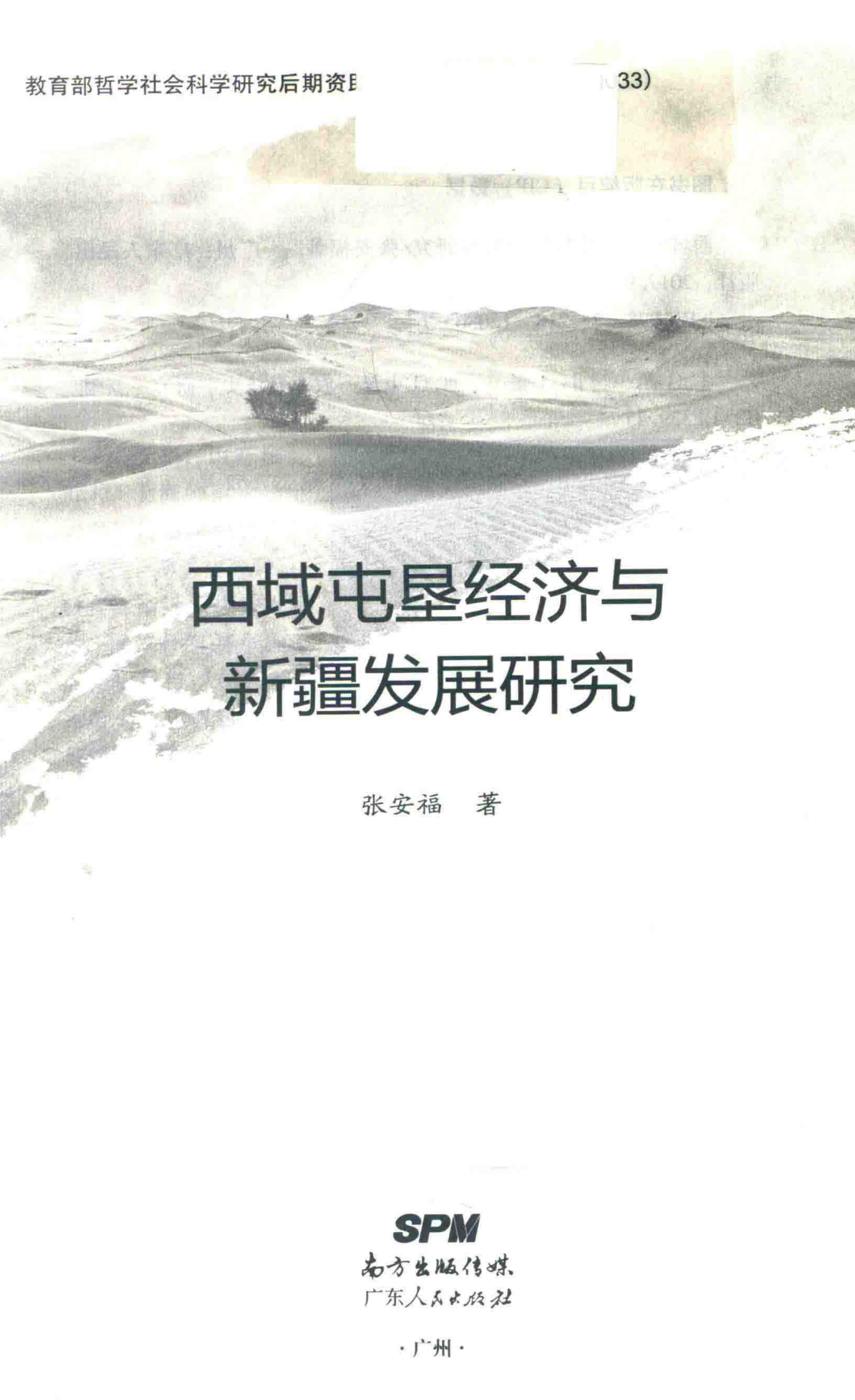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E

33)



西域屯垦经济与 新疆发展研究

张安福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张安福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218-12086-7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屯垦—农业经济史—研究—新疆
IV. ①F3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7652 号

XIYU TUNKEN JINGJI YU XINJIANG FAZHAN YANJIU

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

张安福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陈其伟 李沙沙 周惊涛

封面设计: 彭 力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作者简介

张安福，山东临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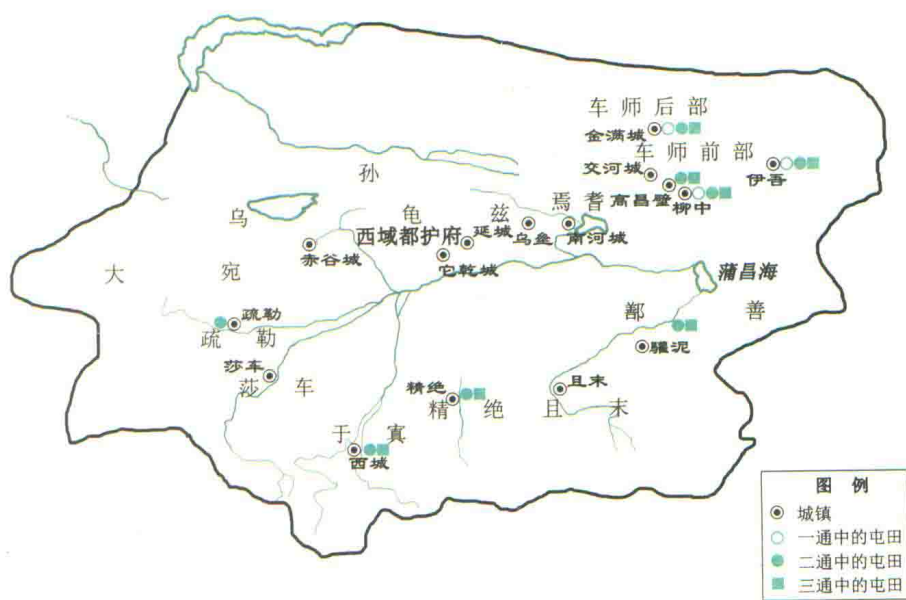


与研究”首席专家。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韩国教育财团国际合作项目“唐代西域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屯垦卷”、教育部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疆屯垦经济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历代屯垦制度研究”等。

主要著述：《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历代新疆屯垦发展制度管理研究》《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究》《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研行纪》。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哲》《当代中国史研究》《人文杂志》等，发表论文30余篇。

社会兼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新疆历史学会理事、临沂大学兼职教授、《石河子大学学报》编委。目前主要从事隋唐史、西域文化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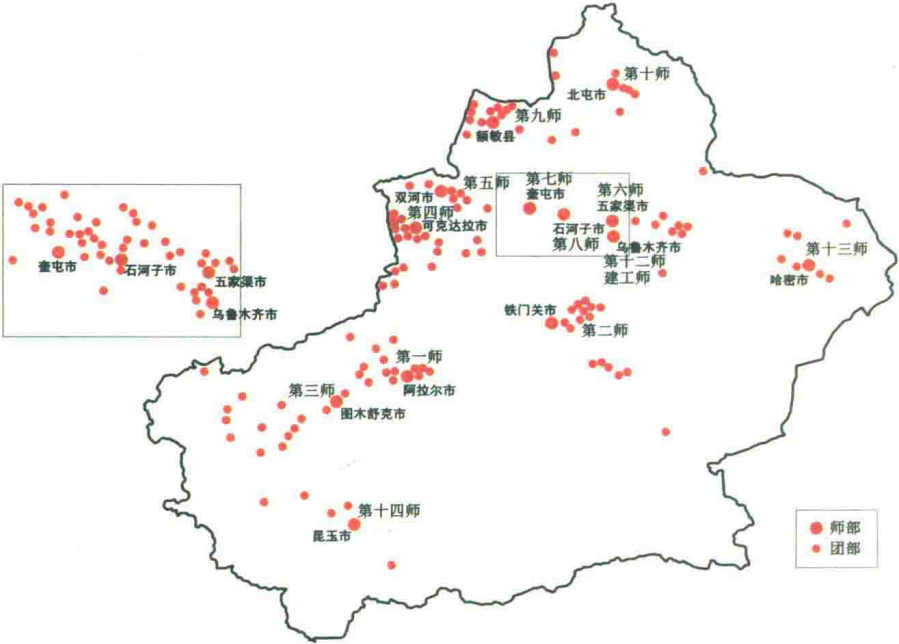
东汉西域屯田分布图



唐代西域“三州”和“安西四镇”屯田分布图



清代乾嘉时期西域屯田分布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分布示意图

序

在古代中国，发展农业经济和保卫边疆安全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责任。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在边疆或内地荒地区域发展屯垦事业，因此屯垦经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开始，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就开始了西域屯垦戍边的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屯垦涉及中原移民将先进技术和工具带到新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等有关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安全的问题。三国时期曹操曾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人李贽认为屯垦戍边乃是“千古之策”。

屯垦戍边效益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收益、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效益。在历史长河中，最初在西域进行屯田的时候，“且耕且战”是主要的经营模式，战时的后勤供应是首位的，经济收益还属次要地位。随着汉代、唐代尤其是清代大规模的屯垦实边活动，屯垦经济开发了天山北麓的广大地区，屯垦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显著，屯垦经济成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新疆屯垦事业日新月异，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代表的屯垦事业不仅解决了新疆民众的生活问题，而且在节水灌溉、集团机械化作业、新型村镇建设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有些新农村建设者认为，新疆兵团的城镇化建设和土地集约化经营模式，代表着 21 世纪中国农业现代集约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研究新疆的屯垦经济的历史与现实越来越显示出其前瞻性。

从学科属性看，屯垦经济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近 30 年来，中国

经济史如农业经济史、手工业史、商业史、赋税史、救灾史、城市史等迅速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以边疆地区为核心的屯垦经济史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目前对屯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屯垦史、屯垦戍边、屯垦与国家安全等问题，很少有专门研究单纯的屯垦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新疆作为中国屯垦的典型区域，尤其需要梳理其两千年来屯垦经济发展的背景、屯垦群体、屯垦区域、屯垦绩效等问题，以便于更为客观地了解中国这个特殊区域内所进行的屯垦经济的历史进程。

《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是一部以天山南北这一中国典型屯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疆屯垦经济发展的历史，详细分析了汉代以来新疆屯垦的规模、形式、经济效益等问题。自西汉以来，新疆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屯垦的重要区域，新疆屯田的经济效果，直接与国家在西北的安全态势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时期新疆屯垦与国家战略、边疆稳定的内在关系，可为新时期新疆屯垦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通过探讨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屯垦经济绩效及其对当地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分析新疆屯垦经济与国家战略、西北边疆安全和稳定等内在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汉唐时期屯垦经济发展虽有起伏，但是总的趋势是屯田区域不断扩大、绩效不断提高，尤其是清代以来，新疆屯垦经济效果显著，不仅奠定了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由于移民屯田的迅速发展，“新疆的民族结构更为合理”，“新疆由原来的前沿生产战争区变为适宜人类的生活区”。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美中不足的是，经济史是依靠数据说话的，每一个结论都应该有数据支撑。但是该成果对于汉唐时期的屯垦经济的数据处理，大都使用概括性的语言进行描述，即使是用到数据的部分，也很难说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当然，这种现象与古代记史不重视数据从而使得数据资料有限有关，但同时也看出作者在这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使数据与材料更为扎实。

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历史上屯垦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国家组织的大兵团作业，此才能解决新疆面积广袤而绿洲又相对分散的土地开

发问题。目前新疆虽然阶段性地存在着“三大关系”的矛盾，即“屯垦和戍边的关系”、“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兵团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屯垦经济为先，还是地方经济发展为主，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新疆军垦经济发展壮大后，军队不是将大量的企业、设备、资产等无偿给予地方，支援地方建设了吗？从根本上说，新疆屯垦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密不可分的，屯垦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带动地方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好了，也能给予屯垦戍边更多支持。

我参加了张安福的博士开题、中期检查、博士论文答辩，甚至其博士后都是跟从我做的，因此对其研究过程较为了解。他的研究多集中在唐代西北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上，对于新疆的历史文化、屯垦经济问题，虽然起步晚，但是进展很快，不仅因为勤奋好学、思维敏锐，更因为他能在资料梳理和田野调查发现问题，这也是这些年他做事一直能有新成果出现的原因。2011年暑期，我到新疆检查完他的博士后项目中期进展情况后，我们一起去到距乌鲁木齐600公里之外的西部边陲伊宁市和边贸口岸霍尔果斯。他对伊宁边境66团场的经济模式，霍尔果斯口岸中、哈两国贸易品种的差别非常清楚，并从中分析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和边境团场今后经济应该重点发展的方向，显示了他“边走边学”的学习态度。

张安福2007年从山东调到新疆，工作一干就是7年，一直到2014年才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这7年中，他先后以新疆的屯垦戍边、西域历史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逐步深入。这一过程中，他成功申报了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并成为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63”优秀人才、石河子大学“211工程”人文社科建设项目重要负责人，连续7年被石河子大学评为优秀职工。这一切，都显示了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也无论是在内地还是边疆，只要努力和付出，就一定能干出成绩，被单位和社会所认可。

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后，张安福这两年一度沉寂，我相信这是他厚积薄发的时期，也是一个调整休养时期。工作不能太拼命，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有资料、有想法的时候，就要写下来。新疆和上海都是学术资源丰富的地方，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学术发现和学术领域的拓展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在年轻、精力好的时候，更是要不断突破自己。

宁 欣

2016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主要模式，而这一模式中，西域新疆^①的发展历程最为典型。一部新疆屯垦经济史就是中国历代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权发展新疆经济、维护边疆稳定的历史，并以其特有的经济形态和功能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西域，主要就是指今天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在对“西域”和“新疆”的名称使用上，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一概称之为“西域”，个别地方也会根据文献和资料把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至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间称之为“新疆”。西域是中国屯垦经济发展最为典型的区域，其屯垦经济的发展模式从汉初屯垦戍边的初创，到清代中期“兵民并济”，并将其作为发展新疆经济的基本国策；从汉唐时期以农业粮食生产为主，到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工、商、运并举，充分体现了在西域屯垦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因此，探讨西域新疆屯垦经济的发展历史，分析不同时期屯垦方式的经济绩效，深化对屯垦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认识，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标。

^①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与新疆的地理范畴不尽相同，汉代、唐代甚至清代的屯田区域，很多要超过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管辖的范围。汉代最初的屯田在今天伊犁、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唐代屯田远过葱岭，如碎叶屯城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元代的亦里黑屯田和清代的伊犁九城屯田区域，在今天已有许多地区成为域外。因此，在阐述汉代、魏晋、唐代、元代一直到乾隆时期的天山南北的屯垦经济时，称其为“西域屯垦”、“西域屯田经济”。乾隆统一新疆后，尤其是1884年新疆建省后，这时候西域改为“新疆”，新疆的屯垦经济一直延续到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因此，笔者将乾隆之后直到今天的屯垦经济，称为“新疆屯垦经济”。

一、西域是中国屯垦最有代表性的垦区

中国是一个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农业国家，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大都是因为其入侵而呈现出被动的回应。历史上，对中原内地威胁较大的少数民族有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鹘，两宋时期的西夏、辽、金，及至后来的蒙元、后金等。中原政权为了应对东北、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侵扰，先后修建了长城，修筑了城池烽燧，以至于发展到在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屯垦戍边，以稳定边疆。屯垦戍边的历史从秦朝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仍在继续，延续了两千多年^①，成为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冲突关系的重要策略，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

（一）西域与新疆的历史传承

新疆，古称“西域”，意为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后。当时乾隆皇帝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将西域之地改称“新疆”。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新疆正式从法理上替代了西域之谓。

汉代，狭义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以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泛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地区等。《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②唐代，西域的范围比汉代西域都护府所辖更为广阔，西部一

^①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域进行屯垦经济开发较有代表性的是汉、唐、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宋代和明代虽为重要王朝时代，但西北治理较为薄弱，宋代的西北边疆疆界基本在敦煌以东，明代曾在明太祖时期设哈密卫，但明成祖将西北边界撤至嘉峪关。所以明代的屯田虽然发达，但西域屯垦没有开展起来，因此笔者也不再对宋、明时期的屯田展开论述。

^②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1页。

直到西亚的波斯。当然，到唐玄宗时期，西域的范围大体较为稳定，地理范围主要包括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费尔干纳盆地等。清代统一新疆之后，西域的范围也大致包括唐代的上述地区，西北一直延续到巴尔喀什湖地区。从汉代、唐代、清代的屯田范围来看，西域的屯田较之今天的新疆范围略大，因此本研究将屯垦经济论述的范围定义在西域的范畴之内。到清代统一新疆后，统一使用“新疆屯垦”，从而体现出尊重历史、体现屯垦传承的西域屯垦经济发展史。

（二）西域屯垦遍布天山南北

天山南北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与水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塔里木河、孔雀河及下游的罗布泊是西域天山南麓地区的主要农业、生活水源；叶尔羌河、和田河、喀什河是昆仑山北麓的重要水源，滋润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伊犁河流域蕴藏着更为丰富的水源，滋养着伊犁河谷和中亚草原的广大地区。

汉代最初在西域屯田主要是在伊犁河流域展开的。汉初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解决军队的后勤问题而开始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和伊犁地区进行屯田。这里水草丰美，又与乌孙关系良好，因此有了最初的屯垦戍边的实践，为此后在天山南麓进行大规模屯田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03年，在天山南麓的轮台、尉犁进行屯田，揭开了在环塔里木进行大规模屯田的序幕。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不仅负责西域的军事防务，也管理西域广大地区的屯田事业，还设置了机构完备的管理机构，如“屯田都尉”、“戊己校尉”、“伊循都尉”等，指导屯田。屯田区域东到楼兰、车师、焉耆，西到龟兹、姑墨、疏勒等地。到唐朝时候，不仅在广大环塔里木地区的“安西四镇”^①的龟兹、焉耆、疏

^① “安西四镇”的称谓，自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后，就已出现。此后，曾三次陷落于吐蕃，四镇三失三复，安西四镇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显庆三年（658），最初设置的四镇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调露元年（679），唐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阢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又重置四镇。但这时由副大使安西都护王方翼在碎叶水旁筑碎叶镇城，替代焉耆，故从此时起，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本书所论“安西四镇”包括碎叶、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五地。

勒、于阗、碎叶等地进行屯田，还延伸到天山北麓的准噶尔地区的北庭都护府管辖的广大地区，如乌垒、巴里坤、吉木萨尔等地。天山南北，屯区连成一片。清朝时期，开垦了天山北麓从巴里坤、奇台、乌鲁木齐、精河、伊犁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在汉唐时期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如今都成了塞北的江南、西域的粮仓。

屯垦戍边带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西域之地充分交流融合，从而成就了一部融合的区域历史，成就了一部在沙漠戈壁上战天斗地的英雄史诗。新疆屯垦戍边的起源，首先要从李广利伐大宛说起。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贰师城的大宛马，派遣李广利带十万军队伐大宛，最后失败而归。汉武帝大怒，不准李广利进玉门关。李广利满腹委屈地说了一句“兵不患战，患饥”，言外之意，劳师远遁，后勤补给难以为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成为战时必需品。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晁错针对边疆地区交通和戍守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概念，让邻里相保，父子相救，给予移民实边的民众以高官厚禄的机会，让有罪的弛刑士来边城屯垦戍边，给予立功机会，并由国家保证粮食、衣服等补给，供给屯民生产工具。这样的话，就能发动大量的内地民众来边疆屯垦戍边，这一思想成为汉代屯垦戍边的指导思想。此后，汉代的桑弘羊、赖丹、郑吉、班超、索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李柏、张轨，唐代的王方翼、封常清、岑参，一直到清代的明瑞、松筠、林则徐、左宗棠，还有从盛京（今天沈阳）举族4000多人迁徙到今天的伊宁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都在屯垦戍边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到现在，锡伯族仍然耕作在伊犁河畔，成为屯垦经济重要的劳动者和屯垦戍边的民族，值得后人敬仰。

这些屯垦戍边活动，有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有的带来了中原传统的农业生产理念。屯垦戍边的劳动者来西域后大力兴修水利，广泛传播中原文化，他们是新疆屯垦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人。